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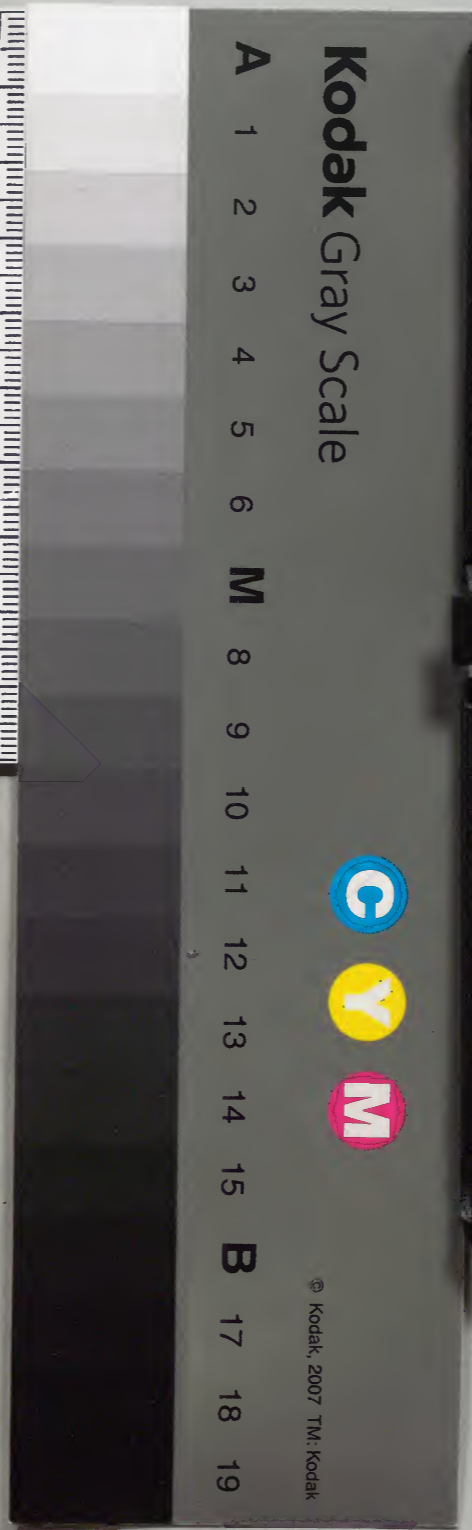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二七八八
一

二七八八
一

雜家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788 |
| 冊數 | 10 (1) |
| 函號 | 307 178 |

307-178



乾隆庚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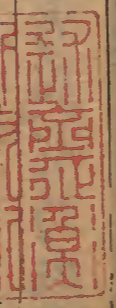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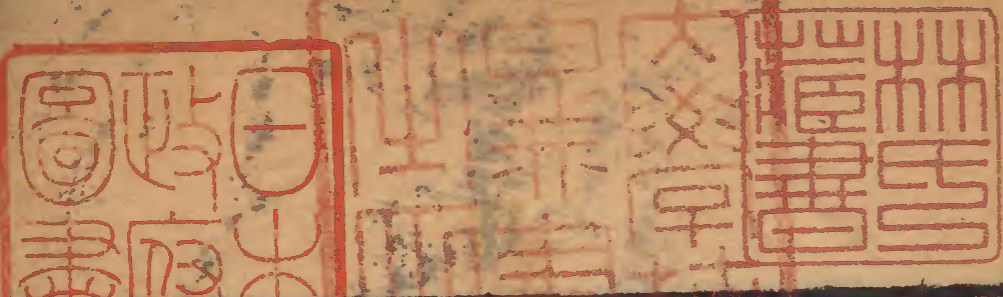
陔餘叢考

湛貽堂藏板

陔餘叢考序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
故蘇世之學兼蓄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豨
削鑿能助方聞考縷剡麻胥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載祓
飾前謨聚大魁而爲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崧先生者
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
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爲大夫凡夫斗簡觚編龜枚鳥卜
天儀軌象地節堪餘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圜之術以
及青囊之秘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亂費
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干二百驍但聞天笑侍中
奪五十餘席誰及瀾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

陔餘叢考



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車承玉音之問答給尙方札作
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榮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
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騁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
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
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直欲曲鳴榔鼓碑借
崑崙固未暇覩縷陳編鑽研舊業密爾自娛於斯文也
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遽懷初服雖福星一道
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味護草忘憂
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陰之心七
層支白傅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漢環流
太極之泉藥合刀圭高築軒光之竈郵能考異契乃參

同萌抵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陔餘紀
實也今夫土夫木伯俗見易營而守經者非之折楊皇
荂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
焉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
黃車使者小說托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
非擊麟皮之鼓礮處同宣燃鳳髓之燈昏衢畢照正恐
佩無迷穀寶但康瓠誰復登道筏而溯洄仰謨觴而斟
酌乎先生以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顓門衍
江生之師法經疾史恙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鯖各飫其
滋味每伸一解則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
游畏其折角時輩聽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傳公是

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閭而競
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卽此一編已堪千古麒水
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鯁生而作序
歸田可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
讀書未能見道失己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
自忘蠡酌願附驥旄如謂公衮之才尙堪俳偶長謙之
業亦有條抄則梔貌僅存蓬心未洗是猶棘林螢耀而
與夫樽木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
拜篋

咳餘叢考小引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
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爲循咳
時所輯故名曰咳餘叢考藏篋衍久矣觀記淺狹不足
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
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敝篋中檢得此稿謂數
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弁
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翼識

陔餘叢考目錄

卷一

五經正義 畫卦不本於河圖 易不言五行
 河圖刻玉 易闕文衍文 尚書名起於伏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壁書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宋儒疑古文尚書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納於大麓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陟方 萊夷作牧
 三正 泰誓真偽 帝乙卽成湯 延洪 尚書
 大傳

卷二

古詩三千之非 詩序 漢儒說詩 夏屋

后稷已行郊禮 圻副 帝武元鳥 奚斯所作

春秋 春秋底本 春秋書法可疑 春不書

王 春王不書正月 春秋紀年 矢魚于棠

左傳所本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氏傳原委

鷓冠 曹翹卽曹沫 屠蒯卽杜簣 杜預註

左傳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韋昭註國語

卷三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儀禮 五父衢 伯魚之

母死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月令

賓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卽膏露 八十者一子

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鄭康成註禘祭之

誤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鄭康成註慈母之

誤 命婦世婦

卷四

四書別解數條 子見南子 束脩二義 子畏

於匡記載不同 執圭 亂臣十人 彭祖卽老

聃 微生高卽尾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

信 羿稟非夏時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 摯干

繚缺或以爲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

惡係魯諺 尊孟子 五畝之宅 負戴 伊尹割

烹要湯 王良卽伯樂 市井 七八月之間旱

卷五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伯益伯翳一人 趙氏孤之妄 宰我與田常
 作亂之誤 齊湣王伐燕之誤 楚漢五諸侯
 三戶 廣武 司馬貞史記索隱 漢書 漢高
 祖有後母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漢書古本
 顏師古註漢書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後漢書
 後漢書二 後漢書註

卷六

三國志 晉書舛訛 宋齊梁陳魏周齊隋諸史
 及南北史書法各不同 宋齊梁書書南北交涉
 事 梁陳周齊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宋書書法
 宋書敘事及編次俱有失檢處 宋書繁簡失
 當處 宋書立傳太少

卷七

齊書書法 齊書編次失當處 齊書繁簡失當
 處 齊書立傳太少 齊書原本 梁陳二書
 梁書編次失當 梁書多載蕪詞 陳書書法
 陳書編次得宜 陳書亦多蕪詞 魏書 魏收
 書有後人所補者 魏書書法 魏書蕪冗處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卷八

南北史原委 南史繁簡失當處 南史多用齊書原文 南史敘事失當處 南史與齊梁陳三書互異處 北史與魏書互異處 北史多取魏收書 北史刪魏書太簡處 北史較北齊書繁簡互有得失處

卷九

北史與北齊書互異處 北史與周書繁簡各有失當處 北史與周書互異處 南北史夾敘法 南北史復傳 南北史自相牴牾處 南北史亦有繁冗處 南北史多複調 南史敘事失檢處 北史敘事失檢處 南北史自敘有失實處

南史編次失當處 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

卷十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新唐書編訂之失

卷十一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新唐書文筆 新唐書多迴護 新唐書多周旋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卷十二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錄於後 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為訂正於後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順宗諸子傳

卷十三

五代史 宋遼金三史 遼宋二史相合處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遼金史舊本 遼史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卷十四

金史 元史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明史多載原文 大禮之議 明史行文典雅 史傳俗語

卷十五

通鑑綱目 綱目書法有所本 賈舉 俠累韓廐一人兩書 薄后陳后不書立 太初元將卓茂非仕於莽朝 鍾繇 立曹操女為后 周撫 惡奴郎 高密王恢之 記里鼓 王陵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魏三祖 子總管

鹿角 定楊 文成公主 列卒 四夔 王忠

烈 竟海曹華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西平

王 遼復號改號 夏人遼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留夢炎及第

卷十六

三皇五帝 堯舜之禪不同 東西周 周秦改

正朔不改月次辨 郡縣 兩漢時受學者皆赴

京師 郡國守相得自置吏 漢初分郡之大

大臣有罪多自殺 刺史守令殺人不待奏

大臣不服父母喪 兩漢六朝謚法 漢唐食封

之制 元魏子貴母死之制 元魏族誅之法最

慘 元魏百官無俸 華林園有三處

卷十七

三大遷 六朝重氏族 譜學 六朝忠臣無殉

節者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用蕃將 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唐制陞殿用宮女侍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時簿尉受杖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唐時

王爵之濫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選歸吏部 宋元權酷之重

宋人好名譽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南宋將帥之豪富 宋元追褒古賢 元初本不
 欲取宋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兩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有明
 進士之重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卷十九

女媧或以為婦人 煉石補天 蚩尤為黃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隸書不始於程邈
 造筆不始於蒙恬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牛耕

不始於趙過 雲臺無來歙凌烟閣無郭子儀
 馬氏銅柱有三 徙銅人不始於魏明帝 牛繼
 馬非晉元帝 宮中屠販不始於東昏 四聲不
 始於沈約 縱囚不始於唐太宗 圖畫學士不
 始於唐太宗

卷二十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楊氏五家合隊 五日
 一朝不始於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蓮燭
 送歸院者六人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南宋和議起於洪忠

宣 拐子馬不始於女真 木燈檠之不可信
楊桓傳國璽考之誤 蘇州擊閹不始於顏佩韋
明末閹黨有殉難者 明人演戲多扮近事
前明司禮監卽樞密院

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競渡
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鐵 齋戒不忌食肉
尙左尙右 萬歲 露布 衙門 幕府
視草 禽獸草木互名 素王 吳會 主臣
不暇草書 罄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賦
斂衽

卷二十二

經史子集 詩文以集名 詩筆 序 章句集
註 題目 破題 別字 音字用點 重字二
點 厶字 文章忌假借 古人追敘前事文法
古文用韻 漢諺用韻法 謎 用千字文語
敕 旨 朝 宅 次 宦 二十八宿
帳 饗 寫 保 甄 員 犬 隔 都鄙
雅俗 猖獗 絕倒 饑餓二字有別 釐釐

卷二十三

一二言詩 三言詩 四言詩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十一言 五七律排

絕句 三五七言 長短句 樂府 六句律
詩 拗體七律 律詩不屬對 律詩兼用兩韻
迴文詩 疊字詩 聯句 柏梁體 和韻
集句 成語佳對 借對法 扇對法 禁體詩
雙聲疊韻 詩句有全平仄者 詩詞專用本
家本人事

卷二十四

曲牌名入詩 番語成詩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題字嵌句首 數目字入詩 十二生肖八音
入詩 藥名爲詩 拆字詩 口吃詩 雙關兩
意詩 壽詩輓詩悼亡詩 帖子詞 口號

元韻原韻 卽席 古詩別解 陶詩甲子紀年
杜詩金蝦蟆 乞爲奴 李義山詠史詩
唐彥謙長陵詩 聶夷中詩 紫濛 東坡詩咏
三良 赤壁賦洞簫客 陳季常 元遺山詩多
複句 劉後村詩多用本朝事 孫蕢詩 李夢
陽詩重韻 王阮亭柳墓詩 古今人詩句相同
詩作嗚噓

卷二十五

年號重襲 歷代正史編年各號 歷代僭竊各
年號 此外有外蕃年號見於唐書宋元明史及
通鑑玉海者今并摘錄 改元 年號用字

年號併稱

卷二十六

翰林 學士 侍讀侍講學士修撰編檢 唐時
 翰林學士不必皆進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閣大
 學士 閣老 大學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書
 中書舍人 尚書 侍郎郎中員外 御史
 祭酒 監司官非刺史 兵馬司 吏部掣籤
 奏本擡頭 行香 授官表讓 換官不換印
 假守

卷二十七

按月分俸 京官月費 預借俸錢 致仕官給
 俸 誥敕 封贈 父在封母不稱太 貼黃
 仕宦避本籍 親族迴避 起復 未葬親不許
 入仕 一產三男有賞 旌門法式 國忌日不
 決囚 孕婦緩刑 聽重囚妻孥入獄 笞臀
 滴血 稅契 戒石銘 清慎勤匾 鄉都圖
 省 履歷 民壯 官府乘轎 養濟院育嬰堂
 義塚地

卷二十八

秀才 監生 舉人 進士 狀元榜眼探花
 三元 兩次及第 特賜進士 棘闈 禮部知

貢舉 殿試 武科殿試 試期

卷二十九

科舉分南北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經中式 遠省舉人給驛馬 科場給燭
鄉闈用京官主試 十八房 讀卷官 殿試彌
封另啓 科場迴避親族 鄉會試錄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題目 題名錄 新進士赴國
子監拜謝 座主見門生禮 同年 填榜
寄籍 關節 帖括策括 及第詩 甲榜乙榜

卷三十

數目用多筆字 銀 金銀以兩計 忽絲毫釐

分錢 一金 元寶 短錢 石 斗稱古今不

同 丈尺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砲火槍

紙錢 紙馬 以錢代著 門帖 名帖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卷三十一

認族 同姓爲婚 交婚 姊妹爲妯娌 指腹

爲婚 劫婚 初婚看新婦 冥婚 撒帳

拜堂 脫鞵登席 着鞵 弓足 金鳳染指

簪花 婦人拜 古人跪坐相類 高坐緣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上元張燈 潤筆 避諱

嫌名 二名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逮事不

逮事 覲面犯諱

卷三十二

三年喪不計閏 父在為母斬衰 婦為舅姑三年喪 喪次助哭 避煞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誌銘 碑表誌銘之別 行狀 樂石 忌日 忌月 七七 生壙 生祠 祠堂 宗祠 瘞像 塑像

卷三十三

刻書書冊 刻時文 花押 燒香 放生池 神前設籤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合同 馬褂 缺襟袍 戰裙 帽頂 鞵膝褲

釘鞵 眼鏡 摺扇 竹夫人 湯婆子 連枷

滿江紅船 牛皮船 螺填 骰子 四緋 葉

戲 陞官圖 不倒翁 掃晴娘 假面 本首

水晶 琉璃 料絲 金魚 京師炒栗

窖菜 唐花 西瓜始於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

干支 干支配五行 二十四節氣名 太歲大

將軍 一日十二時始於漢 十二相屬 十二

相屬起於後漢 時憲書後列兩甲子 子平推

命 葬術 測字 圓夢 佛 佛經字數

諫佛骨表有所本 觀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晉 安期生浮邱伯 容成御女 八仙
張真人

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 東嶽天齊 泰山治鬼 城陽王
秣陵尉 伍子胥神 項羽神 衡嶽借兵
關壯繆 漢壽亭侯 天妃 金龍大王 祠山
神 文昌神 灌口神 張仙 鍾馗 王靈官
城隍神 韓昌黎為土地神 五聖祠 晏公
廟 常州忠佑廟 常州忠義祠

卷三十六

至尊 寡人 稱孤 公 卿 君侯 世父母
太公 繼室側室之誤 娣 姪 夫兄稱伯
夫弟稱小郎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
妻 夫子 門生 門子 真人道士 居士
徵君徵士 野老

卷三十七

博士待詔大夫郎中 大人 顯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 爺
爹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
弟 尊老尊兄令弟 丈人 舅 內兄弟
親家翁 郎君大相公 哥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孀婆 連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稱
 牙郎 名賊 姦細 別號 混號 諱龜
 雜種畜生王八 綠頭巾 養瘦馬 冤家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爲法自斃
 鞭尸 刮骨 威怖兒啼 千里駒 五月五
 日生子 同年月日時生 遷官最速 仕宦最
 久 射石沒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廢蓼莪
 兩人 謫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溝流

葉凡四見 捕鱷魚二人 東西南北道主人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萬石君 六李杜二
 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三三陸兩
 三陸 三三宋 四三王 兩二蘇 三三楊
 兩赤松子 兩洪崖 兩四皓 兩涪翁 三大
 小山 三十八學士 二四貴 兩王八 二花
 藥夫人 四參寥 兩辨才 兩蘇小小

卷四十

五官並用 以官編集 自書奏牘 世擅書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書家代
 筆 文人相輕 竊人著述 武將能詩 鬪將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取蜀將帥不利 臨陣
不自標異 解散降兵 兵富難戰 紙鳶木鵝
畫獅 火馬火猱 陷敵脫歸 事急為僕隸免
禍 口打賊 縱敵 懸賞購賊 賊稱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趙高志在報讐 魏豹李
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蔡邕女甥多貴顯
王羲之為雲南先師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
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趙普遇合 滄浪亭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
孫 孫覲為東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

死 岳墳鐵像 葉夢得周草窻 謝臯羽
葛嶺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畫角聲
鳳陽丐者 虎邱賣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詭 女字繫姓
女扮為男 男子稱佳人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
母生二名儒一母生兩狀元 面首 再醮后
長壽 多子 醜女變美 一門才女 童女生
子 老婦生子 賣妻再合 風吹送妻 古婦
女不嫌鬚 內監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
和尚教坊 妻肉僧 館師為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權奸有仙骨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語二百二十三條 萱堂桂窟 點心 茅柴
酒 綿力 對手 張王李趙 籌馬 屠家稱
姜太公 世界 畔 外後日 登時 鑽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叱氣 着力 相打
底 箇 生活 扯 你 賣弄 請安
香火 斲喪 門房 馬頭馬門 生口 騾馬
鬪馬驕馬 甕鼻 拏訛頭 迴殘 毛作無字
吳趙 呼箸為快 歲寒三友

終

陔餘叢考卷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經正義

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太
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
五經既成太宗又令諸儒詳覈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
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援据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
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
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一百
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
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訂也未幾馬嘉運駁正其失永

徽中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考
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
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則穎達等原本又經諸臣審
訂始頒行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
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
則繫詞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等語則圖書雖亦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
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遂疑爲畫
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

見孔穎達周
易正義卷首春秋

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

亦見繫
詞正義

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

始析言之其於尚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
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
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
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爲伏羲繼天而

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見漢書五行志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羣奉其說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為傳會安國又析為卦取圖疇取書其為臆說更不待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信漢儒可乎即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為聖王之瑞未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又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專屬之伏羲洛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尚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穀為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為定名所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繇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繇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即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為用於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爲河圖之數而以洪
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
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
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二
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金木土皆倣此又泥於孔安國易卦
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
易之中鄭漁仲六經奧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
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
木土者乃五行相尅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
地生成之數卽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爲五行在易中
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

也卽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適相脗合然亦係繫
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
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
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
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
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
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
本圖書者益非好爲創論矣

河圖刻玉

河圖昔人皆以爲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
惟元人俞琰則謂玉之有文者蓋據尚書顧命天球河

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玉崑崙產玉河
出崑崙故亦有玉當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
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卽
八卦大訓卽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
河圖是玉之有文者豈典謨亦玉之有文者乎則琰之
論固臆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玉夷
玉同列皆是三玉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
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玉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
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玉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爲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
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爲衍文固
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
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寓簡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
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
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
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
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卽鹿无虞鹿
作麓其象詞則云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
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卽鹿无虞以從禽也是
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
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以下十一

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錯簡也王鏊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彖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今按說卦中乾爲天爲圓爲玉爲金爲寒爲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荀九家於乾之下又有爲龍爲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爲牝爲迷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語豈有孔子自作繫詞又自引已語以證之則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云尚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名其稱爲尚書者自伏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紛王肅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爲君矣鄭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爲天矣康成又據緯書璿璣鈴之說謂孔子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

書爲孔子所加矣卽此二書議論紛然亦可見漢儒說經破碎穿鑿之一班也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旣久誦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有得秦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二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尚書一篇於是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尚書者卽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係偽書說見後蓋遭秦有挾書之禁學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未行故寶之

如此蓋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見秦時藏書者不止一處也

壁書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嘗指爲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子襄爲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挾書之禁則子襄出仕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爲博士尤可表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尚錮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子刪錄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是藏書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爲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爲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尚以典謨爲夏書而壁書題爲虞書其爲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爲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

宋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尚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爲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尚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卽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爲虞史官所作旣爲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爲之解則以典謨爲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爲孔子所定益爲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祁奚舉善篇引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甯羸論陽處父篇引商書曰沉漸剛克高明柔克樂書救鄭篇引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皆洪範詞左傳稱爲商書今依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定也九峯以舜典三謨爲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國穎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爲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宋儒疑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僞吳才老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

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爲僞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紛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旣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卽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間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房融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尚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爲隸字之處反覆推求

但謂古文卽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
 文從字順毋怪乎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至草廬謂采
 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僞造者歷採各書所引
 尚書之文零星奏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
 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
 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
 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
 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
 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以上皆春秋時人所引書戰國策述荀息之

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稱解蘇秦說魏

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此本

周廟中金人銘蓋周人已筆之於書矣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

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本周人書也朱子曰老子爲柱下

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讀陰符經當卽此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母爲虎傅翼

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亦見汲冢書寤傲解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

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

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衆不如

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

亥徐叟考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為虎

傅翼與韓非子同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濞傳贊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將受

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

上用也覽冥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

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

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用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

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

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

充論衡引書曰子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

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

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

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

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雒篇曰千里百

縣以上漢晉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

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

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奏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為定論

也今文尚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盤庚等篇所以告諭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所引夏書商書何以又多文從字順絕不如此今因其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上音授異鄉之人兼令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尚書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尚書正同未可以易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爲隸古定云云閻百詩力斥其僞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興人不識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尙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

伏生今文尚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慎
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
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
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
下分爲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
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註補
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
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
購遺典始得之是也

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
不能得乃取王肅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爲舜典
以續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
則以慎徽以下爲舜典或自肅始

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冠於慎徽之首而爲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
之蔡沉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
爲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
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
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
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
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
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
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

皆舜之事遂分爲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敘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音爲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爲堯典而謂當別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

顧寧人謂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

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詞已明則無嫌也閻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事是尚皆謂二典本合在一篇並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卽位以後咨岳

牧命九官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旣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未崩以前已敘入堯典內及卽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卽來格故孔子亦嘆爲無爲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

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爲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真假不可知而卽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過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證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證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宋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尚書納於大麓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堯使舜大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謂洪水爲患堯使舜相視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然反淺矣楊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鬪法之戲也鄭康成註尚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

曰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左傳八愷蒼舒隕斃禱馘大臨厲降庭堅仲容叔達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書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內無庭堅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別有

高即契垂朱斯即艾柏譽即伯柏益即伯及龍夔則左

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尚書傳乃始以朱虎熊羆及艾斯伯與四人為在元愷之中以尚書朱虎熊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傳則又以八愷為即垂益禹臯陶之倫蓋以左傳八愷

主后土而禹益實平水土且皆高陽氏之後又臯陶守庭堅也以八元為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尚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艾斯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數者吳仁傑乃分艾斯為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臯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之數似為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為驩兜窮奇為共工檮杌為鯀饕餮為三苗則左傳四凶即尚書四罪宜乎元愷十六人即尚書分命之眾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及

斯爲一人漢表作及斯亦以爲一人未嘗分及斯爲二人孔傳以朱虎爲一人熊羆爲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爲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伯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臯陶卽庭堅而益是臯陶之子皆當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慎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蒼舒爲禹字伯奮爲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蔡九峯註舜典亦以及斯伯與爲二人朱虎熊羆爲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爲元愷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此則陟方卽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守之說爲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爲崩於巡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發源處地極高由吳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長沙都郴此正見楚南之在上流

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嘗過嶺乃不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方岳卽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爲巡狩與孔傳之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爲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澤長語云孟子謂舜卒于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牽連之亦可備一說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謂夷人以畜牧爲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萊夷而懸斷爲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作牧者謂卽用萊夷之長使之官其地統其衆如後世之士司耳牧卽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子國尤見卽以萊人爲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亦固矣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之正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日云帝王

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
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三
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當已有
之按魏書李業興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何正業興曰
夏正梁武曰寅寅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是堯典亦夏
正也此據堯典證堯之以寅爲正月最爲
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僞

漢時別有泰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爲
赤烏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
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
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泰誓盛
行諸儒所見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馬相如對禪書司馬
遷周本紀皆引用白魚赤烏之事

論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馬融謂春秋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
泰誓朕夢協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五句孫卿引泰誓獨夫受一句禮
記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內杜預註左傳所引泰誓民之
所欲二句謂今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韋昭註國語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
考泰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泰誓皆武帝
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引爲脫簡至周隋間孔安國古文

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泰誓之
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爲僞而以孔傳所出爲
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
真者爲僞僞者爲真其強詞博辨大概以史記及尚書
大傳爲據謂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
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烏二事是必從安
國古文泰誓中來則白魚赤烏之爲真泰誓無疑也又
尚書大傳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傳云太子發升於舟

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是又與當時所傳泰誓中語相合益可見白魚赤烏之爲真泰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泰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爲單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鑿鑿不爽况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孔穎達謂當時此泰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入伏生書內而總爲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爲伏生今文而西莊反以爲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書大傳與此泰誓相合爲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時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時則大傳在先此泰誓在後明係漢儒因武帝購遺書遂依仿大傳造此泰誓一篇托爲得自壞屋者而獻之或謂泰誓原文若本無此魚鳥等事則伏生之徒何由憑空撰傳此更不然也大傳所記多有與尚書本文不相涉者不過因某朝有某事卽附敘某朝書篇之下說見尚書大傳條內不得謂此傳必從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則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爲僞不必再翻公案反以爲真而以今泰誓三篇爲僞也至邢凱坦齋通編以左傳紂有億兆夷人數句杜預註謂今泰誓無此文凱乃駁之以爲現在泰誓篇中而預以爲無此文豈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預時但有白魚赤烏之泰

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據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穎達所斥偽泰誓今雖不傳然尚有散見於他書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赤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遷引泰誓云師尚父左杖黃鉞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馬融述泰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鵬五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當傳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發升于舟劉歆三統歷引泰誓云丙午逮師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自絕于天又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條皆漢武時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卽成湯

周易乾鑿度謂易帝乙歸妹所以彰湯之美能順天地之道立嫁娶之義也因引孔子之說謂尚書自成湯至於帝乙此湯之元孫之孫也而歸妹之帝乙卽湯也殷尚質故以生日名元孫之孫親盡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則湯六世孫也按世本及史記湯本名天乙惟孔安國註論語予小子履謂履乃湯名而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之意以湯本名天乙至將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謐巧欲附會乃謂湯名履字天乙誤矣據此數說則湯之名天乙無疑後人以其有天下因稱之曰帝乙則乾鑿度所云帝乙卽成湯者非妄也尚書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稱帝乙然則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於名故湯亦稱帝乙祖乙亦稱帝乙也

康誥文與左傳不合

左傳曰季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齊侯使公孫青聘衛篇亦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兩處所引大意相同則其爲康誥原文可知而今康誥無此語但云子弗祇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於弟其下卽曰刑茲無赦無所謂罪不相及者將謂誤在左氏則不應兩處俱誤將謂誤在今所傳尚書則不應今古文又相同也豈其由伏生遺脫而孔安國以隸書譯寫古文時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復細加翻譯悉仍其舊因與左傳所引原文稍有不合耶

延洪

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尚書大誥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註尚書以不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

尚書大傳

尚書大傳漢藝文志謂伏生所傳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鄭康成序謂伏生歿後弟子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名之曰

傳劉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詮次爲八十三篇是大傳乃伏生弟子所傳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共二十八篇則弟子所譌大義應只在二十八篇之內古文則孔壁所出在後伏生未嘗見也乃說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無而大傳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訓歸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無卽古文亦逸安國所謂錯亂磨滅弗可復知者而大傳亦載其篇目當是伏生少時本習尚書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漢興尋舊本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記篇目及大意故議論在彷彿之間而弟子遂筆之於書耳卽如桑穀生庭一事古文書序謂伊陟因

此祇異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而大傳則系之高宗之訓以爲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彤日雉雉孔傳以爲耳不聰之應劉歆以爲鼎三公象也而野鳥來居是小人將居公位鄭康成亦以爲視不明之象乃大傳則曰高宗祭湯廟有雉升鼎耳而鳴祖已謂高宗曰遠方君子將至否則有遠方來朝者未幾果有六國重譯來朝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爲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詞不知大傳何所據而云然又如金縢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禱以身代其後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東成王遭風雷之變乃得金縢而反公此事之真僞不可知而敘事自極明白乃漢儒說此

篇惟孔安國傳與本文相合史記蒙恬傳則云成王有疾公自揃其爪沉於河願以身代則以爲周公因成王疾而禱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變成王乃以天子之禮葬公王充論衡引張霸百兩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開金滕知公之功決以天子禮葬公是又以風雷之變爲葬周公不備禮而設矣及考尚書大傳乃知此語亦自大傳出也大傳於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於周而葬之於畢畢者文王墓地葬之於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雖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禮葬公示以風雷之異而後人以風雷屬之於周公之葬事則實由於此按彤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傳又本之伏生何其與書意全不相合可知大傳原非詮釋經文但某朝事卽附於某朝某篇之下所謂別撰大義也

核餘叢考卷二

古詩三千之非

陽湖 趙翼 耘菘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為三百五篇孔穎
 達朱彞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
 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引武王
 飫歌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克殷
 而作此謂之飫歌名之曰支使後人監戒及公子重耳賦河水
 二條是逸詩而河水一詩韋昭註又以為河當作沔即
 沔彼流水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
 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
 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以證

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

成九年莒恃隨不設脩楚人克其二都君子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無不

代賈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王失刑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三十年澶淵之會以宋災謀予之財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詩曰淑慎爾止毋載爾偽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

不過五條

莊二十二年陳敬仲辭卿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鄭鄭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子駟曰周

詩有之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昭四年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產曰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與齊景公論彗星不必禳引詩曰我無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

僖二十三年秦

穆納晉重耳公子賦河水襄二十六年晉以衛侯之罪告諸侯齊國子賦鸞之柔矣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飲之使工誦茅鴟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注殷天子之樂名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是逸詩僅刪存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

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况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為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鄰之近事以充數耶又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為絢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坡四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詩有雨無極傷我稼穡

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無所謂逸詩也戰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又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武詔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則皆逸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作引書則秦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皆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詩耳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益可見刪外之詩甚少而史遷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按詩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卽古詩原本孔子卽於此五百一十一篇內刪之爲三百五篇耳尚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尚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說見孔穎達正義史遷所謂古詩三千者蓋亦緯書所云尚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採薇及介之推五蛇爲輔之歌孔子訂詩曾不收錄此不可解或以採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誕故概從刪削耶

詩序

詩序先儒相承謂子夏作毛萇衛敬仲又從而潤益之朱子說詩盡廢小序固未免臆說然後人駁之者如楊升庵毛西河朱竹垞王阮亭諸人亦徒多詞費但引季札觀樂及程伊川詩說數語則不辨自明矣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無一語及於淫亂則概以爲淫奔者過也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則是仲尼所作此二說者可以證明不待煩言矣又歐陽公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而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朱子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亦未嘗必以小序爲非也蓋朱子註詩亦只是另成一家言如歐陽公說春秋蘇氏

說易王氏經義字說之類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盡廢諸家之說而獨伸己見以爲萬世之準也及後代尊朱子太過至頒之學宮專以取士士之守其說者遂若聖經賢傳之不可違而其中實有未安者博學之士遂羣起而伺間抵隙正以其書爲家絃戶誦則一經批駁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詩註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歐陽說春秋蘇氏說易之類不過備諸家中之一說誰復從而詆譏乎卽如歐氏春秋及蘇氏易其中不當處亦甚多而世顧未有從而攻擊者也

漢儒說詩

毛詩小序漢時雖已盛傳然未立學官故諸儒說詩各出意見多有與小序異者關雎詩周公制禮已列爲鄉樂史記亦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皆以爲風化之正也而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注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傷之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是竟以關雎爲刺晚朝之作矣歐陽本義亦云關雎周衰之作芣苢詩韓嬰謂妻傷夫有惡疾也薛漢章句謂夫有惡疾故以芣苢起興芣苢雖有惡臭我猶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墳之詩薛漢謂王政如

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饑寒故祿仕也後漢書周磐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出應孝廉之舉是皆以父母孔邇作已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詩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元人王柏嘗退甘棠于王風見許謙二南相配圖其意蓋本此虞韓詩以為掌鳥獸之官賈誼則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者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古本作畜鄭康成曰此衛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當思先君定公以孝

於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則又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矣三良之殉左傳及詩序皆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為殉史記蒙毅傳亦云昔穆公殺三良而死故謚曰繆按史記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八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註云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於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亂命矣黍離之詩韓詩以為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聽後妻之言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離之詩新序又以為衛宣公



之子壽閔其兄而作則皆非傷周室矣行葦班叔皮北
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曰行葦勿
踐公劉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是漢儒皆以爲
公劉之詩仲山甫徂齊漢書杜欽曰仲山父異姓之臣
無親於宣就封於齊則以徂齊爲受封於齊矣是時毛
詩未立學官故各自立說言人殊毋怪宋儒起而盡
掃之并毛詩亦不用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學齋占畢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
言於我設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
至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嶢嶢乃始
以夏屋爲屋宇楊用修本其說又引禮周人房俎魯頌
籩豆大房註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樹似
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之爲大俎又言若以
爲屋居則房俎亦可爲房室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
夏之爲邱招魂篇各有災夏又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
秀只則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爲大屋而必以大俎釋
詩之夏屋毋亦泥古註而好奇之過矣况屈原宋玉旣
施之於詞賦則以夏屋爲大屋亦不自揚子雲始也

后稷已行郊禮

詩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卽繼之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以迄於今明乎后稷以來卽郊祀上帝也後儒泥於周

制謂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謂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郃卽命之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鄆經有明文漢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說見三國吳志註所引江表傳及志林

■ 坼副

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凡婦人易於產者不過無災害耳而詩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蓋古婦人生子嘗有坼剖而生者史記楚世家陸終氏娶鬼方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于寶曰譙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以爲誕妄遂廢而不論然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近日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以今況古知注記者不妄也則詩所謂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簡狄等之背坼胷剖係同時之事故相提並論也歟

帝武元鳥

毛箋履帝武謂姜嫄從高辛往祭天也箋元鳥謂春分元鳥降時簡狄從高辛祈於郊禰也鄭康成則據史記姜嫄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簡狄吞乙卵而生契以註詩而後之說經者皆宗之蓋兩漢時毛註未立學官其立學官者皆本史記說也洪容齋力斥其荒幻謂不如

毛註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論者漢書張騫傳烏孫王難兜靡爲大月氏攻殺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旁後仍爲烏孫王後漢書夜郎之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來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又晉書鮮卑檀石槐其母聞雷仰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異常後遂爲鮮卑大人王充論衡橐離國王侍婢有氣大如雞卵來降遂有娠旣生投豕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馬欄中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後遂王於夫餘北史高句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後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至紇升骨城遂自主以高爲氏後魏之先詰汾嘗見韜駟自天而下有美女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復來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卽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兒之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叉兒爲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於樹樹生瘦越九月瘦忽裂得五嬰兒收養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罕旣壯遂君其地據此則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

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也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植承露盤銘序亦云奚斯頌魯則竟以此頌為奚斯所作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及袁文甕牖閒評按揚雄法言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以奚斯為作頌又不止王延壽曹植也

春秋

春秋魯史記名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獨魯史以此為名也國語楚莊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而為之聳善抑惡焉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弑君弑父者權數篇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春秋所以記成敗也莊王管子羊舌肸皆在孔子前則所謂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魯史可知是齊晉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韓非子備內篇有桃左春秋雖不知何國書要亦一春秋也韋昭註國語謂以天時紀人事故曰春秋房元齡註管子謂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則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按呂覽求人篇觀於春秋自魯隱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其術一也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又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此則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見戰國時已大行於世矣自後虞卿有春秋呂不韋有呂氏春秋陸賈有楚漢春秋趙長君有吳越春秋袁曄有獻帝春秋司馬彪有九州春秋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王範有交廣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陽秋臧嚴有棲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晉安帝春秋劉允濟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韋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漢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吳任臣有十國春秋則又皆仿春秋之名而爲之者也

春秋底本

孔子修春秋魯史舊文不可見故無從參校聖人筆削之處今以汲冢紀年書考之其書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卽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也書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虞師晉師滅夏陽也據此可見當時國史其文法大概本與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數字以寓褒貶耳杜預所謂推此可以知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而孔子刪訂春秋之處亦卽此可見又魯莊公七年星實如雨公羊傳謂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春秋改曰星實如雨是亦可見聖人改削之蹟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莫過于篡弑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弑君固以責有攸歸也楚王麋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弑麋也而經但書楚子麋卒說經者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弑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弑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一則手弑者反脫其弑君之罪一則自縊者轉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為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不書王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如正月無事可紀則書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隱公九年十一年不

書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書王杜預云天王不頒歷故不書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爲第一義若不頒歷卽不書王則是年竟不屬之王乎况不頒歷宜莫如王子穰王子帶王子朝之亂朝廷播越豈暇修舉故事乃是時却書王而隱桓時反不書豈流離之日尙能頒朔而太平無事轉缺此典乎程子則謂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謂因桓之無王而不書王則當其弑立之初已目無王何以反書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無王也若謂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則凡書王之年皆因國君有罪而書乎宋督弑君何與魯事而欲以魯史之書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則謂十年書王者數之終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據此則書王之例第於人君卽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書之而其餘俱可不必書王矣何以十二公內除此數年外又多一一書王也此益曲說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時周正已不徧行列國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說見後魯雖秉周禮然觀其置閏失閏之參錯則其不遵周正可知或雖不盡遵周正而史官秉筆有尙知以周月記事者則孔子書王正月以別之謂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見其猶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

陰倉書考 卷二 三
其人有時或竟以魯國自用之歲月以紀事而不合乎周正則孔子卽仍其所書之春正月而不復書王謂此正月乃魯國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見其無王也然則書主不書王本據舊史之周月魯月爲定舊史所紀用周正則書王舊史所紀非周正則不書王明乎此則諸家紛紛之說俱可不必矣

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卽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于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魯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并有

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戰國時更無有不
用夏正者呂不韋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預記汲冢紀
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是魏亦用夏
正也不寧惟是魯號秉禮之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
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尙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換春
衣浴且風之事是曾點所云暮春卽夏正之三月夏
正之三月在周應作仲夏而曰暮春則魯亦久用夏
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三代閏月皆歸
於歲終所謂歸
餘字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
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註尙是九月歷
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蝨杜註季孫雖聞仲

尼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蝨則魯
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月
日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
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岐可見是時列國各自
用歷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現行者闕數十
年未有不廢絕若周改正朔之後列國皆遵周正則
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尙在人間而行之自若乎蓋
周初雖改歲首而農事仍以夏正並行微子之命曰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是聽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
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尙書大傳亦云王者存二代之
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康成註云使二

王之後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後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卽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書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詩周公所作而授衣條桑烹葵剝棗鑿冰獻韭一一皆以夏正紀節物然此猶曰追敘祖宗時事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中葉之詩乎維暮之春下文卽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豈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卽麥熟時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若周之仲春爲今之十二月風雪沍寒豈能會合於野奔者不禁乎則亦豈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間習用旣久及東周以後去開國之時愈遠王朝又不頒朔列國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脩春秋必書春王正月實以是時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國咸稟周正則但書春正月卽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說見春不書王條下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畫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書

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其行之民間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別於周正耳

春王不書正月

唐劉蕡對策謂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以先

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此亦唐人臆說春王無正月此不過脫簡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雖無事亦必書其首月隱六年秋無事書秋七月桓九年夏無事書夏四月之類不可勝紀杜預所謂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而桓四年秋冬無事乃不書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莊七年之秋冬亦然其爲脫簡無疑也則春王之下無正月其爲脫簡又何疑乎或謂脫簡必脫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類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豈有一簡中脫落半段之理不知簡策亦有傳寫脫誤者如左傳莊六年經文冬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穀經文皆言衛寶則有誤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經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姜氏也而無姜字杜註云脫誤也則亦有脫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內雖無事必書首月而莊二十二年夏無事乃不書夏四月而書夏五月非傳寫之誤乎推此則莊十年之夏五亦豈非脫字乎而必爲之說曰孔子有意仍之以傳疑也夏五之爲夏五月了然可知聖人卽添一月字豈遂爲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傳疑之義則又何以筆則筆削則削乎可見春秋一書孔子旣修之後仍有脫簡誤字不一而足而必於其脫誤處曲爲之說毋怪乎益入於穿鑿也則春王下之無正月其爲脫誤無疑非別有義也

夏五桓十四年經文非莊十年

春秋紀年

春秋時列國雖曰奉周正朔然紀年皆以本國之君即位之年為紀如春秋以隱公元年起雖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稱于列國則彼此紀年不同似應以周王之年為紀矣然鄭子家對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來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據本國之紀年以語他國否則舉是年一大事以標之如魯襄公朝晉侯晉侯問其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是也絳縣老人自敘其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為紀也即左傳敘舊事亦然如追敘晉封成師之事則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追敘衛襄公立子元之事則曰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追敘鄭伯有為厲事一則曰鑄刑書之歲再則曰齊平燕之歲追敘齊烏餘以廩邱奔晉事則曰齊人城邾之歲追敘鄭伯朝晉之歲則曰溴梁之明年而於周王紀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紀年莫之或用蓋當日本無稟奉一王紀年之制非盡各國僭妄也

漢時諸侯王尚得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為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二十二年為地節元年之類又列侯於其本國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為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為靖侯宙元年之類是列國各自紀元漢初猶然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爲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獨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之義以爲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爲典切

左傳所本

左傳所本採擇甚多蓋古者史官有簡策簡牘二種杜預序所謂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其本國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則書於策非此則但別爲記載如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之類杜預所謂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於經是也然夫子雖不書於經而記載自在故左氏得據以推聖人不書之本意至他國之事凡來赴告者則書於策不告則不書如隱十一年鄭伯大敗宋師左傳謂滅不告敗勝不告克皆不書于策是也然雖不書于策而列國自有記載魯國亦有得之傳聞而別記之者故左氏得以補聖人之所未修而詳其始末杜預所謂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是也故有經所本無而特見於傳者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皆別有所本也亦有經所特書而反無傳者非必其事之無關係也如郭公之類非傳不明而左氏無之則因簡牘缺落無所考據故

不能憑空撰述耳不然則經所無者尙一一補之經所
有者反略而遺之耶又莊二十六年經文春公伐戎夏
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
日有食之而是年之傳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
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一年之內經自經而傳
自傳若各不相涉者蓋亦因經所書之事別無簡策可
考以知其詳故別摭他事以補此一年傳文也

左傳敘事氏名錯雜

左傳敘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謚號蓋當時
文法如此然錯見疊出幾使人茫然不能識別如子越
椒之亂一鬪般也忽曰鬪般忽曰子揚一蔿賈也忽曰
蔿賈忽曰伯嬴泌之戰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
桓子一士會也忽曰士會忽曰隨武子忽曰隨季忽曰
士季他篇又稱范武子一先穀也忽曰先穀忽曰彘子
他篇又稱原穀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莊子忽曰
知季一韓厥也忽曰韓厥忽曰韓獻子一欒書也忽曰
欒書忽曰欒武子一趙朔也忽曰趙朔忽曰趙莊子一
卻克也忽曰卻克忽曰卻獻子是篇人數旣多頭緒更
雜卽姓名一線尙難了了况復錯綜其詞如此使無後
人註釋不幾於終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領耶他篇類此
者不一而足又如齊慶封之亂使析歸父召晏平仲平
仲請盟子家日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歸父

也下又敘慶嗣聞禍將作謂子家速歸此子家乃慶封之子也略無別白令讀者何處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處史遷以後則無此矣劉勰亦謂左氏綴事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也而黃常明謂左傳敘事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謚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貶則又深求之而轉非古人意矣氏名號謚錯見自是另一種文法有何褒貶卽如泌之戰晉諸大夫忽名忽謚號一日之間褒貶頓異有是理耶

左氏傳原委

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終不得立學官而其傳世也乃愈抑而愈彰董勛謂左氏從河間獻王所得而顏師古則引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張蒼歷秦至漢文帝時爲丞相是左氏之出此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致諸儒忿爭帝重違衆意乃出歆爲河內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時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未幾封卒左氏復廢肅宗亦好左氏傳乃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皆拜爲王國郎中帝亦詔選高才生習之然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傳終未嘗立學官也然自賈誼爲左氏訓詁以授貫公其後賈逵作訓服虔作解謝該作釋及乎杜預作集解

後六朝遂入於經雖東漢以來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遷引用左氏違戾五經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謂左氏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賈逵則摘出左氏長於公穀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駁何休所駁之六十條鄭康成又有針膏肓之作陳書王元規傳自梁以來諸儒爲左氏學者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所疑滯唐書啖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謂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則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之徒而非孔子門人也是六朝及唐尙有斥左傳駁杜註者然好之者愈甚蓋匪特敘事之書易傳而其文之工實自有千古也又漢時古文尙書及毛詩亦皆不立學官乃二書與左傳反盛傳至今而當時所立學官者今皆不傳豈顯晦有時而晚出者傳愈久耶

鷓冠

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而殺之陳宋之間杜預註聚鷓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顏師古則以爲鷓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象其形爲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曰知天文者冠鷓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

見殺而出奔常有復讐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計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人誘殺之若直以鷩羽飾冠何必惡而殺之也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左傳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左氏已以鷩冠爲子臧之冠而非謂知天文之御士矣豈誤自左氏歟師古又以爲君子曰數語係後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則欲伸己意而并強抹煞古人矣

曹翹卽曹沫

魯莊公與齊桓公盟於柯左傳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盟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請盟桓公許之曹翹先說莊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壇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請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管仲等不得進莊公曰封於汶則可管仲勸桓公許之是劫盟者曹翹也史記則謂二公立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公問所欲沫欲齊返魯侵地桓公許之沫乃下就臣位則劫盟者又屬曹沫按左傳長勺之戰有曹翹而沫之名不見則劫盟爲曹翹無疑以翹爲沫司馬貞索隱云沫音翹聲相近而字異耳林註春秋柯之盟亦言曹翹劫盟則翹卽沫也淮南子汜論篇昔曹子爲魯將三戰不勝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戰所亡一朝而得之勇聞于天下

屠蒯卽杜簀

檀弓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杜篋進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自飲之公問之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喪在堂曠爲太師調爲襄臣而俱不以告篋爲宰夫而越職言此是以皆飲之左傳晉荀盈卒於戲陽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入酌以飲樂王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病日女弗聞是不聰也又酌嬖叔曰汝爲君目將司明也而汝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傳所記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師曠李調姓名而左傳無之檀弓曰杜篋左傳曰屠蒯聲固相近而各記所記則并姓名亦遂不同於此可見古事之入於

記載者訛謬蓋十之六七矣王觀國學林云檀弓作杜篋左傳作屠蒯蓋本是杜篋而左傳訛其字耳袁文蘊臚閒評則云屠者屠宰也蒯爲庖人職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也則左傳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訛以爲杜篋耳

杜預註左傳

杜預註左傳蓋合衆家之長不特地名人名考據精核書法譜系援引確切卽如時日之細亦以長歷追算不遺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註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云二月誤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

註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註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晉
人以諸侯之師伐鄭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
云以長歷考之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二字當作門
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遂訛爲閏月也乃晉攻三門門
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
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
子圍弑其君註以長歷推己酉當十二月六日經傳皆
言十一月月誤也古人著書細心如此今人讀書於年
月時日未有一目過之矣

國語非左邱明所撰

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
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
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
異同爲國語韋昭亦以爲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
悼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
文志直以國語爲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
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採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
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
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旣採以作傳矣其
不相涉及雖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
不忍竟棄因刪節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盡

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為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為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鄆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離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從畫一而彼此各異若此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為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語曹翹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鄆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為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採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採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顛倒覆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騏驥以就衡軛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間可以悟作文之旨矣

上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著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為邱明作

韋昭註國語

韋昭註國語合賈逵虞翻唐固諸本參考是正最號詳

核然亦有舛謬者晉文公請隧賈逵云王之葬禮闕地
通路曰隧昭則以爲天子之六鄉六隧地也按襄王之
詞曰若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
改物以取備物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太章乎又晉
語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太物備物太章王章皆謂
禮之太者非郊遂地可知况是時王正勞之以地豈又
辭所賜之地而別請所不賜之地乎魯武公以其子括
與戲見宣王王立戲韋昭註括武公之長子伯御戲括
弟懿公也按史記魯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
公而自立則伯御乃括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亦同而
昭以伯御爲括亦誤左傳自幕至於瞽瞍則幕在瞽瞍
之先昭註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乃云幕舜後虞思也則
以舜之遠祖爲舜之遠孫矣又東漢明帝諱莊故凡前
史所有莊字悉改爲嚴昭三國吳人尙復何所忌諱而
不爲改正仍以魯莊公爲嚴公曲沃莊伯爲嚴伯亦不
免疎於檢點顧寧人乃以爲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遠改
前代之諱此亦曲爲之說矣

咳餘叢考卷三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陽湖 趙翼 耘菘

周禮缺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唐以來皆無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余廷椿始創論以為冬官之屬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益引伸其說作周官補遺亦為真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補遺已不傳草廬所編則據尚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應雜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其

他亦未嘗分割惟余氏邱氏則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內四十九官改入冬官邱氏則以爲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之數論之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是五官內共羨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一書又於五官內稍有裁核定爲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內五十四官改入冬官與余氏大同小異雖各以意割截舊文然亦可見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澤長語云俞廷椿王次點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亂經是鏊亦未敢以爲是也按南齊書有人掘楚王家得青簡書廣數分長二尺凡十餘簡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然則考工記原非雜於五官內劉歆以之補冬官亦非

儀禮

先儒謂儀禮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卽如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與論語鄉黨篇相合晁氏謂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則鄉黨所記未必皆孔子實事當是門

人習禮者本儀禮之舊文而記其語耳是可見儀禮爲孔子以前之書出於周公所作無疑也當時必有全書今所傳十七篇蓋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熊朋來謂旣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則十七篇又實止十五篇耳敖繼公不得全書遂以爲周公此書專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如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旣夕士虞特牲饋食九篇皆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于諸侯而言也喪服篇言諸侯及于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詳其間雖有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大夫而言也當時以此書頒于侯國令其各據此以行禮以教人是以國無異禮家不殊俗也其立論固未爲無見然此亦第就現在之十七篇而意其專爲侯國設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禮經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之列學官而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如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則儀禮十七篇外尙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禮亦必備載如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之類不得謂皆侯國之禮也吳草廬因取大小戴記及鄭氏所引編爲儀禮逸經八篇謂小戴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

禮記卷之三十一
三
體如一固爲儀禮舊文大戴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朝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記者刪取正經之節要而存之其中雷以下三篇已不復傳而名猶見於註家故亦編爲篇目而以註家所引片言隻字附之此亦見輯禮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鄆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子生而神聖豈有母在時不問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於防之後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則葬母時已有門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豈有數十歲之人尙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元蔣濟王肅皆疑無此事而近世高郵孫氏又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爲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殯於五父衢孔子欲啟柩與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爲淺葬深葬故審問不敢輕啟問於鄆母始知殯而非葬於是啟其殯與母合葬於防先儒誤讀不知其墓爲句遂生妄說云云此論可謂辨矣然究亦曲爲之說柩在帷堂曰殯入土則曰葬從未有入土尙稱殯者何得以殯爲淺葬耶卽曰淺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當母在時豈有不問明直待母卒而問他人乎總由於記禮之家得諸傳聞不暇審訂輒筆之於書故有此等謬誤觀莊子及說苑新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所傳孔子軼事甚多若

一一信以爲真則聖人反淺檀弓所記亦猶是也而必從而爲之詞毋怪乎愈解而愈支離矣

伯魚之母死

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爲出母此最舛也禮父在爲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終喪之候而伯魚猶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并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於期之內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卽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晉文公辭國當以檀弓爲據

公子重耳辭國一事檀弓謂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諷以得國舅犯使公子辭之國語則謂里克殺夷齊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辭秦穆公又使人諷重耳得國舅犯亦使公子辭蓋本一事而國語誤作里克及秦穆兩事也以理推之當以檀弓所記爲是重耳之亡舅犯輩之從亡皆非無意於得國者觀其後納懷嬴而不顧殺懷公而不恤則其以入國爲急可知若里克旣殺二君而召之當是時亂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長義本當立夫亦何所嫌避而卻之以爲名高蓋其辭也在獻公方卒之後二君未被殺之前國已有君釁尙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發不中則身名俱敗此智者所不爲也檀弓以其事係於獻公

卒之後而不言二君已被殺自是實錄而國語所記在二君被殺後者誤也史記晉世家但採國語之文亦無識

月令

沈作喆謂禮記中月令尤駁雜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始呂不韋賓客所爲耶按沈氏之說似尙泥於蔡邕王肅及張華博物志以月令爲周公所作故信爲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內遂疑呂氏所爲不知此篇

本呂氏原本而禮家採入禮記中者今呂氏春秋現在可覆按也隋書牛宏傳蔡邕王肅因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卽是此篇故以爲周公所作而鄭康成已謂是不韋著春秋紀之首章禮家抄合爲記劉勰亦謂月令一篇取乎呂氏之紀束皙又以爲夏時之書劉勰以爲不韋令諸儒尋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牛宏則謂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來諸儒固不以此爲周公作何以沈氏尙據爲周書而致疑耶

賓雀

月令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今讀者皆以賓字屬鴈

謂鴈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許慎註淮南子則以賓字屬
雀云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然則宜
以鴻鴈來爲句而賓字連下句讀

太牢少牢

禮記太牢註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內矣國語鄉
舉少牢註少牢羊豕也則羊與豕俱稱少牢矣其不兼
用二牲而專用一羊或一豕者則曰特羊特豕可知太
牢不專言牛少牢不專言羊也後世乃以牛爲太牢羊
爲少牢不知始于何時江鄰幾雜志云掌禹錫判太常
供祿享太牢祇判特牛無羊豕問禮官云向例如此是
宋時固專以牛爲太牢矣唐人牛羊日誌小說稱牛僧
孺爲太牢楊虞卿爲少牢則唐已以牛屬太牢羊屬少
牢矣按國語屈到嗜芡篇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韋
昭註云牛享太牢也羊饋少牢也則專以牛爲太牢羊
爲少牢其誤蓋自韋昭始也

醴泉卽膏露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從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
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
可以養老是亦以甘露醴泉爲二物也王充非之曰爾
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則醴泉乃卽甘露也
使以爲地中所出之泉則爾雅釋水篇如檻泉正出沃
泉懸出之類釋水甚多何以不載之而反入之四時章

乎然則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記禮者謬爲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世引爲終養之誤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解者謂令其子孫得以家居侍養此後世終養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親正資祿養豈有轉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從政倘在貧家將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轉無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祿養論謂禮記所云不從政者鄭注云復除之蓋專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從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也仲尼論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今宜聽祿養不約其年魏孝明帝納之辛雄此論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按

管子八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無征八十以上二子無征九十以上盡家無征又漢武詔云九十以上復其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註復者免其徭役又賈山至言陛下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賦也則漢時猶未有仕宦者親老歸養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親則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則誤以不從政爲不服官而忘親老去官之例起於何時耶按晉書庾純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齊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今令年

九十乃聽悉歸純父年未九十不爲犯令然則親老歸養之制蓋卽晉時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詔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祿養留親就祿至特煩詔書可見親老歸養久著爲成例至宣武始變通耳又南史張岱傳岱母實年八十而籍註未滿岱便去官則是時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須注籍也

鄭康成註禘祭之誤

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康成因註曰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禘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也商頌長發之序曰大禘也康成因曰大禘祭天也蓋因詩序禘字加大故又以爲祭天也於是註小戴記祭法則竟以禘爲祀昊天於圓丘而於春秋傳則又以禘爲郊祀靈威仰而以后稷配隨處異議迄無定說宜黎幹等之紛紛駁詰也

三年喪王鄭二說不同

三年喪鄭康成與王肅之說各不同按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曰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此古來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肅註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十三}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禫是月吉祭以爲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

而禫卽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則此月已卽吉也而鄭康成則謂中者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晉人喪服俱用肅說以二十五月爲斷至宋武帝始詔改依鄭康成二十七月而後除按是時王淮之奏曰康成註禮三年喪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搢紳多從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書禮志謂梁天嘉元年沈洙議至親期斷加重故再期斷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爲限是宋武雖改從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書梁使朱異至魏魏李業興與論王鄭禮註互異之處異謂梁制多從王義此間用鄭義業興曰卿處用王義除禫應二十五月何以王儉禫用二十七月云云則宋元嘉改從王肅之後至王儉又建議改從鄭義二十七月也唐時又有王元感者著論以三年喪宜三十六月張東之駁之曰三年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魯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也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註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故譏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圖婚也合二注以觀雖公薨之月不同然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歲此春秋三年喪二十五月之証也尚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十二月大祥訖十二月卽服吉也此尚書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哉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問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此禮記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惟鄭康成註中月而禫以中月爲間一月故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然踰月入禫禫旣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此東之主王肅之說更爲援引曲暢朱子語類亦云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愚按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間一月爲十五月而禫三年之服爲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間一月而禫則自當以二十七月爲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禮院奏曰喪服王肅主二十五月鄭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鄭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二十九月初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以二十七月爲斷望仍遵用從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來也

鄭康成註慈母之誤

康成註慈母無服謂庶母慈已者此說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此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但嫡妻之子無以妾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而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稱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明言擇人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二者混註慈已毋怪處處窒碍矣說見南史司馬筠傳

命婦世婦

禮記喪大記內子未命鄭注云內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疏云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也此說甚謬夫大夫內子與士妻對言則內子之爲大夫妻可知也旣曰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則命婦之尊于內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謂卿大夫妻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說最爲得實蓋卿大夫妻俱稱內子左傳趙衰之妻請衰迎前妻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

註皆云內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稱內子也禮記大夫
內子此大夫妻之稱內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則謂之命
婦故內子與命婦品級雖同而特爲命婦拜者尊君命
也喪大記又有所謂世婦者注疏皆以國君之世婦次
于女君者當之然歷觀記中文義皆係大夫之妻如曰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之妻皆死于
寢又曰復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纁世婦以
襚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又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
杖五日大夫世婦杖皆以大夫世婦兩兩對舉則世婦
亦卽大夫妻明矣而鄭氏必以爲不然其於大夫世婦
杖及世婦以襚衣固確指爲君之世婦矣於大夫世婦
卒於適寢不可強通則又爲之說曰變命婦言世婦明
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婦杖指爲君之世婦猶或可通
若世婦以襚衣指爲君之世婦則大夫妻之復服又是
何服豈容竟不經見且國君正寢曰路寢路大也大夫
正寢曰適寢適主也其實皆正寢也國君既有路寢爲
正寢矣豈又有所謂適寢乎將適寢非正寢乎然則所
謂世婦卒於適寢者非卽大夫妻乎鄭氏不過以國君
夫人之下有世婦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稱下
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卽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夫人則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則
士之妻之名也世婦正與大夫品秩相配安見非大夫

陰會書考 卷三
妻之名乎若謂國君有世婦大夫妻不當以為名則天子有夫人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婦諸侯何以亦有世婦乎竊意未命曰內子已命曰命婦此卿大夫妻之專稱也而世婦則國君世婦與卿大夫命婦之通稱也大夫命婦與國君世婦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稱也凡專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則稱命婦如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土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是也言大夫命婦而兼言國君世婦者則通稱世婦如世婦以禮衣授大夫世婦杖之類是也如此則不惟記中文法甚順而義亦益周密矣

陰餘叢考卷四

陽湖 趙翼 耘菘

四書別解數條

四書經朱子作註之後固已至當不易然後人又有別出見解稍與朱註異而其理亦優者固不妨兩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錄數條於此大學缺格物致知一傳董槐謂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移於聽訟吾猶人之下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則此一章但有脫簡而無缺文更不必補矣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朱注以為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文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循吉謂宜

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歿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卽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孫奕示兒編亦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宰予晝寢李濟翁資暇錄作晝寢謂繪畫其寢室也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者乃命與仁也子路從而後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句當在至則行矣之後蓋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旣無人矣與誰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傳作怨何不以謂致怨於何不用也孟子去齊宿於晝考之史傳齊地無晝名者邢凱坦齋通編謂當作晝而引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護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亦卽此地然則晝之當作晝更爲有據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云晝當作晝而以劉熙注爲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謂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

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叠生則逸三字文更有致
馮婦搏虎章周密癸辛雜識謂卒爲善作一句士則之
作一句野有衆逐虎作一句如此則下文其爲士者笑
之正與士則之相照應以上數條皆與朱註異者父在
及荷篠馮婦三章爲最優

子見南子

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
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足以相浼而愠
於心卽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
女子之詛呪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
謂予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

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
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旣不仕衛不當
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
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窮
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
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
子乃直告之日子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
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抗楸
夏南蓋卽南子之悞而所謂憤恚抗楸
亦只侘傺無聊之意非
以見淫人而不悅也

束脩二義

束脩有二說其以爲十脰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脩

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束脩一犬賜人者又穀
梁傳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而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
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又開元禮皇子
束脩束帛一篋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脰皇子服
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此脰脯爲贄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
胡旦以瞽廢在襄英公以精縑十疋贈之旦還其五疋
英公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彘彘之義同
於束脩束脩則十脰之脯束帛則卷其帛屈爲兩端五
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脰爲束
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
脩執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
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
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皆以整束
脩飭爲訓卽以之釋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飭躬者
皆可教也於義亦通至杜詩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
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
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陳崇奏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
賈堅謂荀羨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脩
爲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
爲故事也

子畏於匡記載不同

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
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
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
拘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
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
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
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
武子乃魯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
者假其名以免難史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
殺陽虎以孔子似虎而圍之尤屬不經左傳虎奔晉適
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
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考虎之事
趙鞅也鞅納蒯聩於戚宵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
必至鞅之卜救鄭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
與戰乃止虎之事趙簡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
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而之
趙趙簡子迎以爲相左右諫以爲不可簡主曰虎務取
之我務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不敢爲非善事簡主興
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圍
之理况虎事簡子多年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爲虎乎
匡之地風俗通以爲魯邑韻會以爲在陳留亦皆非晉

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見則家語之說亦不可信朱註但云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乎斟酌盡善矣

執圭

論語執圭注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親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問益不得執也又按典瑞及玉人琢圭璋八寸

以頰聘鄭注琢文飾也衆來曰頰特來曰聘賈疏謂此上公之臣執以頰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頰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琢文爲飾耳據此則諸侯之臣頰聘於天子用琢圭也頰聘天子用琢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琢之而已曰琢之者卽所謂琢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琢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琢圭則六寸也然則惟諸侯親朝覲天子用命圭其遣臣頰聘天子及聘鄰封則皆用琢圭論語注以聘問所執爲命圭者誤矣國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問倘一時分聘數國又

安得如許命圭耶

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開成石經亦尚無之考馬融鄭康成註論語皆云有文母而劉原父以爲邑姜王西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

彭祖卽老聃

論語竊比老彭諸家註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正義謂卽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卽彭祖明矣邢昺疏一云卽老子也此其說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而史記老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以是參証知其爲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聞諸老聃可見論語述古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錢鏗聃則李耳旣爲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爲顓頊元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

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註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臯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卽老子也則又不特名耳矣安在錢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

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亾唐固謂伯陽甫卽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

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爲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爲彭祖也精意於養生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僞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爲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嘆且駸駸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爲浮屠天神遺以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精入國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興焉是又開佛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教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各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曰吾正以其誕生而證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嬪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顧歡傳所記淨妙之孕亦割左腋夫安知非卽女嬪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繫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卽尾生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高誘註淮

南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嘗守經經之信者則尾生卽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吳師道亦謂卽論語微生高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卽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謹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構陽虎發難而已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卽季孫將墮費於是乎不狃及公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

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王鏊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尙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卽據城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所記本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人言行真僞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其幣夫陳恒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毋亦類是

羿奭非夏時人

羿善射，奡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說始於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爲相，浞乃取其國衆殺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跡顯然，而澆與奡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并以澆釋奡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大撓作甲子，胡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說文云：羿，帝嚳射官，賈逵亦云：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嚳時有羿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契、鯀，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夷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卽夏之羿也。使以爲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棗，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爲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奡，孔氏特以聲相近，遂據以釋奡。按澆或音驍，或音

聊或音交 集韻雖有鼻之音 以爲寒泥子 王逸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 此皆因孔註而依附之 未可以爲確也 而澆之盪舟 不見所出 正義云 孔註謂能陸地行舟者 以此文云 鼻盪舟 盪推也 以此知其多力 能陸地推舟也 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 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 依也 而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 云字又作鼻 蓋古字少 傲鼻通用 宋人吳斗南因悟 卽此盪舟之鼻與丹朱爲兩人也 蓋禹之規戒 若但作傲慢之傲 則旣云無若丹朱傲矣 下文何必又曰傲虐 是作乎 以此知丹朱與鼻爲兩人也 曰罔水行舟 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 曰朋淫于家 則丹朱與鼻二人同淫樂也 吳氏之說 眞可謂鐵板註脚矣 傲之不得其死 雖無可考 然傲與鼻之音相同 旣不比澆與鼻之但音相近 且罔水行舟之與盪舟 尤爲針孔相對 則南宮适所引鼻盪舟 實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 而非寒泥之子 斷可識也 則所云善射之羿 或亦指唐時之羿 未可知也 况引羿鼻 但言恃力而不得其死 原不必指同時兩人 則卽以爲夏時之羿 亦無不可也 而鼻爲罔水行舟之傲 則確不可移矣 按天問 覆舟斟鄩 句 王逸註 奄若覆舟 言取之易也 顧寧人則引竹書紀年 帝相二十七年 澆伐斟鄩 大戰於維 覆其舟 滅之 謂天問所云 覆舟斟鄩者 正指此安國時竹書 未出故註 爲陸地行舟也 則澆之覆

舟與冝之盪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風乎舞雩

論衡云說者謂浴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蓋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充所云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赤非爲邦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歲二月此欲

實其龍見而雩之說龍見在二月故牽強附合如此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日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則浴沂蓋卽三月祓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閻百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沂尙七里朱子初欲註浴爲盥濯祓除忽又接曰有溫泉焉乃仍以爲浴云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于川乎按此諸說惟上巳祓除最爲近理至王棠疑爲白晝中裸身而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擊干繚缺或以爲殷人

太師擊等適齊適楚適蔡漢儒多有以擊等爲殷末人者班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卽引師擊等以實之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擊干繚等師古亦以爲紂時人而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又引方叔鼗鼓等註之并云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諸儒家往往乖別則以擊干繚缺等爲殷末人固非無稽矣然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又

卽指擊干等且孔子嘗學琴于師襄又云師擊之始則八人中已有二人與孔子同時者可知八人皆魯樂官而非殷人也漢儒徒以商本紀有紂時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之語遂以此八人爲殷末誤矣鄭康成又以爲周平王時人更屬無據至其遠適之由註家皆以爲周衰樂廢夫子正樂之後諸伶人皆識樂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則四飯乃天子之制今魯亦有四飯則僭越已甚諸人之去其卽以此而不特以樂職之紊亂歟

其父攘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悖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卽葉公所稱攘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魯諺

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醜也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

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卽此事也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嘆然則始作俑亦起於魯俗

尊孟子

孟子書漢以來雜於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

孟子其端發於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日休又嘗請以韓文公配享太學則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畝之宅

孟子五畝之宅注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旣授民爲廬則邑中不宜尙有五畝當是田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爲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五畝之宅並未有言

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爲一宅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旣以二畝半爲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不過苦茅於壟間爲憩息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爲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爲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卽云疆場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場也曰廬則非宅

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詩云饁彼南畝曰彼南畝者從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畝半廬舍井竈葱韭皆具又何必從邑中而往饁乎若謂自廬饁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饁乎且婦子皆處廬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何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歸入亦如之其說本尙書大傳所謂春作時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也或者據此以爲農夫畢出於田野則宜有在廬饁餉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農夫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每日曉出晚歸不宿於廬舍可知也且饁餉必係婦子若自廬饁田則婦子應俱在廬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餘子畢出而不及婦子則婦子之不在廬舍可知也田中無二畝半之廬舍益可知矣

負戴

孟子不負戴于道路注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時甚疑之蓋習見內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獠擔

物皆用小架負于背架有兩皮革而以兩臂挽之架上
又有形如半柳者附於頸而以皮條從後縛于額以固
其所擔物能負重行遠若使之肩挑則一步不能行矣
乃知負戴之實有其事也然此乃苗獮所爲孟子何以
知之意當時中國人擔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湯

割烹要湯註但引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
滋味說湯按戰國以後爲此說者甚多不特史記也莊
子湯以庖人籠伊尹楚詞涉江篇伊尹烹於庖厨韓詩
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
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負鼎其言之最詳者莫如呂氏春

秋具備篇云伊尹嘗居於庖厨又本味篇云有佻氏女
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卽伊尹也長而賢
湯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肯湯乃娶婦于有佻氏
有佻氏喜遂以尹爲媵湯乃祓之於廟爇以燿火釁以
犧豶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君之國小不足以
具之爲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獮豸
之炙之類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鱒東海之鮪之類菜之
美者有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之類和之美者有招搖之
桂越駱之菌之類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
類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崑崙之井之類果之美者有
沙棠之實雲夢之柚之類而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

此所謂說湯之辭也然當時諸說亦有不同者屈原離騷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叔師注后殷湯也伊尹始仕因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也天問篇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叔師註小臣謂尹也湯東巡從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濱之木數句則云小子謂尹也尹母娠身夢神女告之見竈生鼃則急去已而竈果有鼃母遂東走回顧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後有小兒啼人取養之既長有才有莘氏惡其從木中出因以媵女嫁於湯也由呂氏之說則有莘不肯以尹與湯湯結以姻好始以尹爲媵也由王氏之說則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惡之以爲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句觀之則呂說爲是以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句觀之則又王說爲是蓋本無稽之事言人人殊固無從究其是非也

王良卽伯樂

王良以御趙簡子得名孟子所謂簡子使玉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趙簡子納蒯瞶於衛郵無恤御既戰簡子曰吾伏弑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郵良卽郵無郵也而杜註郵無恤云王良也則郵無恤卽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陽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

免難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是伯樂卽郵無正也而韋昭註郵無正云卽郵良也註伯樂云郵無正之字也然則孟子之王良卽左傳之郵良郵無恤左傳之郵無恤卽國語之郵無正本一人而伯樂則其字也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註內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是也乃顏師古旣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而又以伯樂另爲一人何哉

市井

市井二字習爲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註疏亦未見分晰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說較爲有據

七八月之間旱

七八月之間旱朱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蓋以戰國時猶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說見春秋列國用夏正條內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可見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則孟子在魏對襄王所謂七八月者卽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

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謂真正五六月正係望雨甚
殷至七八月則非所急不知處暑以後禾苗將秀其待
雨更切於五六月是孟子所謂七八月即真正也而必
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